

长篇小说

崔法光 康兵 张法纯 © 著

谨以此书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

关东英雄

现代出版社

天 东 英 雄

崔法光
康 兵 著
张法纯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东英雄/崔法光, 康兵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4
ISBN 7-80188-458-2

I. 关... II. ①崔... ②康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6925 号

作 者: 崔法光 康兵 张法纯

责任编辑: 杜 宇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安外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3-64240483 (传真)

电 邮: xiandaipub@163.com

网 址: www.xiandaipub.com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8-458-2

定 价: 20.00 元

前 言

2002年3月15日，我们在京郊怀柔参加完一部电视剧的开机仪式后，就驱车匆匆赶往东北。车子沿着京沈高速很快就过了山海关，关外的原野上还有未及消融的残雪，满目的萧瑟景象显得有些悲壮。出关后，我们的思绪也被渐渐暗下来的天空所感染着沉重起来，望着窗外不时被抛在身后的丘陵和山包，遥想着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，不屈的关东英雄们为了自己的家园，为了民族大义曾经与犯我东北的日寇展开过怎样的厮杀？他们所做出的抗争与牺牲一代代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

我们心中不由得开始汹涌澎湃，冉冉升腾着一种豪情：当年的关东英雄，尽管此行已寻不见你们的足迹，可你们当年的精神与气节却依然令今天的我们荡气回肠——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创作电视连续剧剧本《关东英雄》，中国视协影视中心领导对本剧的创作非常关注，从剧本立意到故事情节，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指导，锦州方面也提供了大力的支持与配合。回首创作期间，我们曾三下关东，几经周折，数易其稿，终于在2004年6月将《关东英雄》拍竣，以祭奠我们心目中的关东英雄，同时也作为我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献礼。

在此特别感谢母校中央戏剧学院的悉心栽培与教导，恩师方保营先生，中国视协影视中心尹廉钊主任，北宁市委王广明书记，辽宁道光廿五集团的张广新董事长、李学敏总经理、王旭勇先生、韩纾先生、谭兆美女士，北京经纬方域广告有限公司的郭



胜先生、陈琴女士，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谢卓辉先生，北京商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魏旭先生，武汉电视台魏演敏先生，彭丹女士，焦南博先生，北京康德世纪广告有限公司冯建跃先生，友人胡定文、崔正铎、郭智明、王宝学先生、彭其萍（台湾）女士，同学于新在本剧创作过程中给予的关怀、指导、帮助与支持。

作者

2004年10月28日



目 录

开 篇

第一章 龙鞭信票

一		(2)
二		(13)
三		(23)
四		(31)
五		(40)
六		(47)
七		(52)
八		(62)
九		(68)
十		(75)
十一		(81)
十二		(88)
十三		(93)
十四		(103)
十五		(109)
十六		(118)
十七		(125)
十八		(130)



十九	(140)
二十	(144)
二十一	(151)

第二章 兵逼锦州

一	(158)
二	(165)
三	(171)
四	(176)
五	(181)
六	(187)
七	(191)
八	(196)
九	(201)
十	(209)
十一	(216)
十二	(224)
十三	(235)
十四	(244)
十五	(250)
十六	(255)
十七	(261)
十八	(271)
十九	(277)

第三章 风雨同盛金

一	(284)
---------	-------

二		(292)
三		(301)
四		(309)
五		(316)
六		(322)
七		(329)
八		(336)
九		(344)
十		(351)
十一		(360)
十二		(367)



第一章 龙鞭信票

早在大清开国之初，“同盛金”烧锅作为皇家御酒便从龙入关，豪格王爷受大清太宗皇帝之托，向“同盛金”赐龙鞭信票以示殊荣。“同盛金”传人世袭从二品，可参王拜驾。1900年，日俄在我东北发动了南北战争，“大鼻子”和“小鼻子”便在东北实现了南北而治。日本人为搅乱东北时局，进而得到“同盛金”烧锅在道光年间埋藏在地下的好酒还有东北地下的矿藏，首先从锦州下手将魔爪伸向了“同盛金”烧锅，盗走了龙鞭信票。并试图用这种手段吸引法、美、英、德、俄的目光，从而打破东北的僵局，以达到向清廷要权、重新界定势力范围的目的。

龙鞭信票被盗的消息传到北京，慈禧十分惊慌。不久，东三省大帅李锡奎在北京复命时丧命，“同盛金”传人孟德龙和月桂容母子也被清廷下入大狱作为人质。当局为了避免涉外风险，从大牢里放出江洋大盗关东红，配合以荣梁为首的十三衙门，寻找龙鞭信票。深悉“同盛金”老板孟积善赠金之恩的张作霖也在暗中帮忙寻找，直隶总督荣禄更是挖空心思。小元宁次归国丧命，六德子两次出关，柳景之三次救驾；关东红一言九鼎，荣梁却出尔反尔，一时间，整个辽东血雨腥风，狼烟四起；日本人本想火中取栗，没想到搬起的石头竟生生向自己的脚面砸来……

公元1840年，林则徐在南海禁烟有功，道光皇帝为了嘉奖禁烟将士，特下旨皇家烧锅“同盛金”酿造上等好酒以犒劳禁烟将士。后英军大肆进攻，直逼京津，朝野上下一片混乱。慌乱中的道光皇帝只好将林则徐发配新疆伊犁。本来为犒劳禁烟将士而酿造的美酒，遂成讨好英军的恩赏。出于民族正义感，孟融毅然将酒藏于地下，道光二十一年四月，孟融被腰斩。

这批上等好酒究竟被埋在了哪里？就成了千古之谜……

这是一个春暖乍寒的3月，在锦州的凌河沿岸竟飘下了片片小雪。在日本驻关外的关东军参谋本部，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神秘人物的到来。下午3点多钟，这个人物在冈村的陪同下走进了大厅。

早已等候在大厅里的日本军官“哗啦”一声站了起来，冈村示意大家坐下，然后十分小心地在那位将军的旁边坐下。他看了一眼那人说道：“田中将军受大本营的委托，为我们驻中国的日本军人带来了指示，下边请田中先生讲话。”

日本军人整齐划一地点了一下头：“嘿！”

田中扫了一眼大家，沉静中带着男人特有的磁性说道：“诸位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的精英，是我皇军的骄傲，我大日本帝国自日俄战争以来，南北而治已有多多年。大本营命令我们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搅浑这潭死水。只有搅浑它，我大日本皇军才能有所作为，军人只有死在战场上，才死得其所，才死得光彩，老死营中，这是我们做为皇军的耻辱！”



日本军官“哗啦”一声站了起来：“嘿！”

门外的雪越下越大，站在大门外面的日本士兵竟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。田中向大家摆了摆手，众人重又坐下。

田中继续说道：“我在中国多年，非常了解这个民族。搅乱东北最有效的办法，那就是道光皇帝赐给同盛金烧锅的龙鞭信票，龙鞭是先皇的恩赏，信票是皇家御酒的殊荣。只要动了龙鞭信票，就等于动了各国在东北最敏感的神经。英、法、美、俄等这些以商业支撑起来的政府，也就会一齐扑上来，东北自会大乱。到时，我们就可以火中取栗。我们要得到的不单单是藏在地下的美酒，而是整个东北的所有矿藏！”

众军人再次站了起来：“嘿！”

.....

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，田中才从会议室内走了出来。在黑色轿车前，田中握着冈村和小元宁次的手，说：“龙鞭信票只能暗取不能明夺，这正是你们洋行的长处，我等着你们的消息。”

“请将军放心。”小元应道。

告别了冈村和小元，田中坐在小轿车内赶往奉天。此时，在通往锦州的大路上，一大队人马拥着一辆马拉的四轮车哗哗而来，马蹄踏着积雪向前走着。左右各4名大将守在车前后，一杆写着“李”字的大旗在风中刮得凛冽作响，12匹对色马在飞虎旗下更显得威武异常。车内坐的三省总督李锡銓不住地擦着手上的戒指……

有随从小心地凑到窗前向里面说道：“大帅，前面就是锦州地界了。”李锡銓这才停住手，他挑起棉窗向外看了一眼，寒冷的东北风使他不觉地皱了一下眉头：“到了烧锅大坑告诉我一声。”



那位将官在马上点了一下头。

李锡奎将护腿的棉被拉到护胸前闭上眼睛，就在这时，外面又小声道：“前面有辆轿车，好像是日本人的，请大帅示下。”

李锡奎慢慢睁开眼：“不要理他，往前走。”

田中的轿车沿着雪白的大道往前走着，他远远地看见大队清兵迎面而来，只见一个大旗上写着一个“李”字。田中看了一会儿对外面说道：“停下。”马队立刻停下，日军如临大敌，各拉枪械就地卧倒，几个拿短枪的日军将田中的车护住……

清军见状况不明也停了下来，李锡奎睁开眼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到大坑了吗？”外面回答：“回大帅，有个叫田中的求见。”李锡奎脸露冷笑：“让他上来吧。”

棉帘一挑，田中走了进来，李锡奎一动不动话语也像外面的天气一样寒冷，“田中先生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田中没有答话，但却非常熟练地为李锡奎倒上茶。“大帅，请。”李锡奎回道：“坐吧。”

田中这才在一边设有棉垫的绣墩上坐下。“回大帅，在下是上个月回到东北的，正想前去拜望大帅，不想竟在此遇上。”李锡奎用桌上的烟枪一挑窗帘，露出几张顶盔贯甲的脸，问道：“这些人你都认识吧？”

田中仍然恭顺地说：“认识。”

李锡奎朗朗一笑，空气也顿时温暖了许多，“还是老样子，跟你走的时候相差不大，只是老夫大不如从前了。”田中笑着说：“哪里，大帅还是光可照人。”

李锡奎叹道：“老了。”

原来，这个田中曾在李锡奎帐下当过幕僚，后来虽然回到了日本，对李大帅仍十分敬畏。他们谈了一会儿话，田中下了车，他将自己的人马避在路旁，让清军过去。直到大队人马走出一箭

开外，田中这才上了车直奔奉天而去。

在白进喜的衙门外，门上两名清兵守着大门，孟积善身穿二品补服站在阶前。这时，白进喜走出来，“孟掌柜……”孟积善忙拱手道：“白大人……”

“大帅在里边候着你呢，你请吧。”

孟积善“唉”了一声随着白进喜匆匆进了大门。孟积善不安地问道：“白大人，李帅到此有何深意？”白进喜摇摇头。

毕竟是春天的锦州，风一停，这冰冻的大地便暖和起来。在一片草甸上，孟积善的大公子小德龙正在学习骑马，这也是旗人的古风。小德龙被老四抱上一匹泰国的矮腿小马。老四握着小德龙的手将马缰递给他，“眼往前看，拉好马缰。”

小德龙点点头。马开始在小德龙的指挥下缓缓向前走去。这时一个伙计跑来，他远远地喊道：“四管家，掌柜的叫你。”老四回头喊了声：“知道了！”便大步来到马前将马头带住：“大少爷，走，咱们回家。”

小德龙嚷道：“不，我不回家，我还要骑马。”

伙计来到近前从怀里摸出一封信交给老四，说：“这是你朋友让我带给你的信。”老四将信合在手里，看也不看地对伙计说：“这样吧，你陪着大少爷再玩一会儿，我回去看看。”伙计看了一眼小德龙，说道：“您去吧。”伙计牵着马向前面独自走去。小德龙不高兴地说：“你撒手！”伙计不安地问：“你行吗？大少爷。”老四忙道：“他行。”

伙计这才松开了手。老四将信打开，这封信是张作霖写来的。上面写道：“四弟，明天请到大雁湖去一趟，有人在那里等你——”

老四看了一眼少爷他们，便独自往回走去。





孟府内，夫人月桂容抱着二少爷在看着小德龙写字，孟积善一边进来一边将补服脱下说：“这三月都过了一半了，天儿还是这么冷。”月桂容说：“今天万丰烧锅的刘掌柜又送了一车大曲酒，看来又够用一阵子了。好了，别写了。德贵，再取些木炭来。”“来了。”德贵拿着木炭进来。

月桂容将二少爷交给丫鬟，然后坐在老爷的对面，说：“大帅让你过去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孟积善答道：“明天，李总督要进京参驾。”说着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忙对德贵说道：“你去告诉老四，让他明儿一早装车，明天要来两个伍长和十几个弟兄。天冷，早饭就在西厢房用吧。”

“哎，我这就去告诉他一声。”说罢，德贵退了出去。

德龙坐在孟积善的腿上，问道：“阿玛，我爷爷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做酒的。”

德龙又问：“爷爷真被皇上杀了头吗？”

月桂容急忙说：“德龙！去睡吧。”

“走，德龙。”

孟积善拉着德龙走了出去。孟积善将门打开，拉着德龙一步一步地走进密室。孟积善净了手，拿着一炷香点上，向画像叩头，德龙一动不动地望着。孟积善将一个紫檀木盒子打开，把龙鞭信票一样一样放在桌上。德龙个子太小，把着桌子努力往上看，孟积善抱起儿子。

“阿玛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龙鞭，这是信票，也叫龙票，是道光爷赐给咱同盛金的，这些东西，都是你爷爷为同盛金为咱们挣下的。”

德龙问：“爷爷不是给皇上斩了吗？”

“这孩子，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
德龙又接着问道：“那爷爷是怎么死的？”

孟积善看看德龙，心想跟他一下子也讲不清楚，只好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还小，长大了你就明白了。”说着将孩子放下，将东西一样一样地放进盒子里。

这一天，天还没亮，老四便挑着灯笼从自己的屋子里走了出来，他看了看装酒的车。伙计回道：“200 瓮。”老四用灯照了照，又照了照酒瓮封嘴，见酒瓮封嘴上都压着封，便径直向前走。老四回到屋里将门关，又将信看了一遍，便随手将信在灯上烧了，低头在沉思着什么。

送走了伍长，看看没事，老四这才向伙计悄悄地吩咐了一声，然后奔往大雁湖。静静的湖面平静无奇，突然响起一声尖尖的口哨，只见几只白鹭被惊得高高飞起，静静的湖面留下一丝骚动后便很快恢复了平静。一只小船从芦苇丛中划出，小船靠了岸，老四跳上岸，跟着吹哨人消失在芦苇丛中。吹哨人领着老四进了一个院子。张作相迎了上来：“四爷——”

老四忙问：“大当家的呢？”张用脸向上房指了指：“正跟冯德林在里边说话呢。”老四抬眼望去，只见门外站着的两个人穿着俄式呢子大衣，十字花斜挎两枝大净面匣子枪，右臂上缠着一个白色袖标，上印双头鹰。冯德林坐在张作霖对面，他将鼻烟往鼻子上按了按，“来，张老弟，来，尝尝，这可是上等的鼻烟。”张作霖摇摇头，他在翠嘴烟袋里按上烟丝，吱吱地自顾地吸了起来。

“张老弟，你愿意交大哥我这个朋友吗？”

张作霖说：“这还用问，五爷您是创出字号的人物，兄弟只怕高攀不上。”

“咱兄弟都是干这个的，不必客套，看得出你是把硬手，大哥今天特意来招你入我的柳子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方，管你大把分钱，肥吃肥喝如何？”

张作霖沉思片刻，说：“五爷这番好意，我领情不尽，只是兄弟我初出茅庐，还没有创出名号，等我有了杆子再找五爷不迟，您说对吗？”

冯德林冷冷地说道：“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了，你就不怕别人吞了你？”

“要我的脑袋可以，那也得用两手来换。”

冯德林急了，说：“兄弟，你可把话听清楚了，这是俄国大营克留金的命令，加入俄国的大花膀子，这是你的造化。”

张作霖也火了，他将翠嘴烟袋往桌上一顿道：“我是大清的臣民，不认识什么大鼻子，小鼻子！”

门啪地一声推开了，张作霖等人用枪顶着门口的士兵进来，几杆枪对准冯德林。

张作霖把脸一沉道：“送客！”几个人将冯德林推出去，冯德林恼怒地对张作霖斥道：“姓张的，算你狠，走！”冯德林带着几个马弁气急败坏地走了。

张作霖狠狠吐了一口，“妈拉个巴子，什么东西？”老四走过来，说：“见过大当家的。”见老四来了，张作霖的气顿时消了许多，“老四，来来来，坐坐。扶臣，你去叫厨上做几个菜，今天我不痛快，要和老四喝两口。”老四忙说：“大当家的，用不着这么麻烦。”张作霖佯怒道：“哪里话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快坐，坐。”

张作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说“哥知道你在同盛金干得不错，如今哥什么办法都想过了，看来，只有你这条路可走了。”

“大哥，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到。”

张作霖此时有些许无奈，“四弟，刚才的事你也看到了，俄国人的花膀子，日本人的别动队，都想吃掉我，就是因为人少枪少。如今，德国有一个军火贩子，手里有不少的硬家伙。”老

四跟着点点头，问：“大哥，这得需要多少钱？”

张作霖回道：“他们不要钱，只要龙鞭信票。”

“大哥……”

“哥哥我也想过了，我准备打同盛金一票——”老四一听脸色大变，他断然说道：“不行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没说的，这件事，说什么都不行。孟东家待我恩重如山，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，就打消这个念头。”

张作霖也叹了一口气，“我这也是没有办法，出不了半个月，他金寿山准来掏我的响窑，权当我是借他的行吧，你放心，只要家伙到手，我再给你闹回来！”老四摇摇手，“不不，你让我想想。”

“老四，这对哥哥来说，可是一条生路哇。”

老四沉思了好大一会儿，这才抬起头来：“那……那你打算怎么做？”张作霖迟疑了一下，“先硬后软，真不行就抢。”老四不得已将牙一咬，点点头。

老四自从知道了张作霖的打算后，心里常常是忐忑不安。因为他知道，孟家待他不薄，他从小没有爹娘，是孟掌柜的收留了他，如今自己的把兄弟要向孟府下手，这让他如何是好，可他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。直到天快亮了，老四才把心一横：管他呢，走一步是一步了。

也就在这一天，当老四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，在小元洋行内同样在进行着一场惊天的阴谋。在小元的客厅里，十几个日本武士围坐在一起，小元推门走了进来，只见他手里托着一个精美的小酒瓮。“诸位，今天大本营送来一篓同盛金，这是地地道道的御用真品，给各位倒上。”一位日本女人接过酒，绕着圈给大家倒酒。

小元端起酒杯对众人说：“各位，请！”众人喝干了酒，小